

非我门派，其琴必异

钟菡
琴的江湖之一

结，还有被逐出师门，甚至“清理门户”的危险。如此种种，谓之江湖规矩。

习武之人的梦想，便是成为天下第一，当上武林盟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在古琴上，也有一个“江湖”，各派林立，纷纭复杂。琴学流派与武学流派类似，常常是以地域来划分和命名，但它没有正邪之分，也较少门派之见。从古到今，虽是高手辈出，大家却是互相“承让”，互相借鉴，同荣共存，没有谁要吞并谁，也没有哪个站出来想要一统古琴“江湖”的。

琴和武学一样，各个派差别很大。这种差别不像文学流派那样需要仔细玩味出不同的趣尚意境，常常是显而易见的。同样的古谱，因为各自打谱的不同，不同琴派的节奏、弹法区别很大。最著名的像是《平沙落雁》就有“南平沙”、“北平沙”、“梅庵派平沙”之分，而《梅花三弄》里也有“老梅花”、“新梅花”的说法，广陵派所传的“梅花”就是“老梅花”。现在流传较广的《梅花三弄》录制唱片是广陵派大师张子谦的演奏，如果有兴趣拿来和虞山派大师吴景略的“新梅花”比较，会发现二者音符虽类似，节奏却完全不同，听起来小同大异，不知道的，大概真会当作两首不同的曲子。有的虽然大部分类似，但具体细节上的处理还是有所不同，绰注、吟揉处尤见差异。所以，懂琴的人，对于是哪个派的演奏，甚至是哪个琴家的演奏，常常一听就知道。

武功有内功和外功之分，又以修炼内功为上。在武侠小说里还流传着，倘若要学习某一派的精深绝学，需先废去自己旧有武功的说法。大概因为各派心法的差异，两种不同门的真气不可共存于一体，强行为之，必然走火入魔。至于外功的拳法剑招，若有足够的天赋和精力，并不妨碍众派兼善。

在琴学上，不少琴人在正式拜师前，有过自学或是跟不高明的琴师学琴的经历，在转投名师后，有的也被师父要求先“自废武功”。

据说琴家郑珉中曾跟九嵛派祖师杨时百的关门弟子李浴星学琴，没几个月就把曲子学完了，又想更进一步，李就将其介绍给自己的师兄管平湖做学生。管先生先叫郑珉中弹了一曲，听完后就跟他你说“你要学，我可以教你。但是有个条件，从今天开始，你三个月不要再弹琴。”如此做的目的，就是要他将旧有所学完全忘掉，这对于初学者而言，其实是必经之路。因为琴谱只记指法不记节拍，倘若学了某一路数的琴，忽然转学另一路数，是很容易发生混淆的。管平湖与李浴星尚且是同门，然而管的琴风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创新特点，并非祖师原貌，不同琴派之间的差异则更大。

不过，对于学琴修为已经达到一定深度的琴人而言，倘指法、节拍都记得牢固了，想要南、北“平沙”皆擅也是有可能的。但这也只是一定程度而言，通一派琴学已属不易，即便是学琴的不世之才，想要众派兼通，也几乎是不可能之事。

那么，古琴上都有哪些著名的流派呢？下一回，咱们就讲一讲这虞山派。

很久以前，那时我还很年轻。有一段日子，我住在离动物园不远的一个小村里。这个小村很小，可是以前曾经很大很大，在建动物园的时候，征用了小村的很多土地，正因为这样，动物园建成以后，在离小村最近的地方，开设了一个小村的路口，那里是不收门票的。小村里的大人、孩子可以随时进入动物园，在那里割草，喂养小村里的猪、牛、羊和兔子，这是动物园和小村订了协议的。

当我有幸成为小村的临时居民，我也享有了这个特权。我常常在黄昏时走进动物园，不是去割草，而是和动物们聊天。又过了很久，我离开了那个小村，很少再去动物园。再说，动物园里的动物换了好几茬，它们不会认识我。

我是在西子湖边，与当·威廉姆斯的黑胶唱片《黄月亮》不期而遇的。那是二十多年前，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在靠近湖边的一条小马路上，见到有一家音像店，便走了进去，我一眼就看见了唱片架上那个戴了顶牛仔帽的满脸胡须的男人。他身着西装，穿了一条牛仔裤，安静地坐在大理石灯柱前，眼神里蕴满温柔。他的身后便是一弯浅黄色的月亮。我不认识这位歌手，但我却相信他唱的一定是我心仪的歌曲。

那时，我家里有一台唱机，回到上海后，我就迫不及待地

飞蛾扑火这一至今仍难解谜底的奇异现象，人们习惯于用来比喻某种自不量力或自取灭亡的愚蠢行为。歌德有首小诗《幸福的渴望》却反其道而行之，将飞蛾塑造成渴求光明、追求“死与变”的真理的使者：“我要赞美那样的生灵，它渴望在火焰中死掉，在爱之夜的清凉里，你被创造，你也创造，当静静的烛火吐放光明，你又被奇异的感觉袭扰，你不愿继续被包裹在那黑暗的阴

影里，新的渴望吸引着你……”求生是动物基因最深刻的本能，小小的飞蛾竟敢抗拒本能奔赴“死亡之约”，倒颇有几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执着，尽管有人说这是夜蛾把烛火误当成黎明的晨曦，或雄蛾被雌蛾所释放的性外激素所吸引，但这些猜测似乎都未得到验证，唯有飞蛾扑火是人所共见的事实。

蛾其实是很擅长夜间活动的昆虫，它在黑暗中活得很安全，像依靠回声定位法能在暗夜里准确发现猎物的蝙蝠，尽管捕捉昆虫的技术比任何鸟类都高超，但往往也奈何不了蛾。夜蛾逃避追捕的方式千姿百态：有时收起双翅急降地面；有时笔直地倒栽下来一动不动；有时横拐竖挪颠倒飞行或螺旋飞行，使蝙蝠无从下手。夜蛾的这种本领得益于其身上被称作鼓膜器的“耳朵”，即便在充满噪声的环境里，它的“耳朵”也能接收到蝙蝠发出的超声波信号，天敌还没近身，它就远远地躲开了；此外，它附肢关节上的振动器，也能随肌肉收缩发出一连串的超声波，干扰蝙蝠准确定位的能力。

然而，这些小生灵注定是不安分的，它们不愿躲在黑暗的角落里苟延残喘，外界的一点点亮光就让它们无比兴奋，于是，尽管在黑暗中曾无数次躲过天敌的追捕，最终还是倒在了追寻光明的征途上。难道死亡是飞蛾的宿命？抑或它们活着原本就是为了感受短暂的光明？这不禁让我联想起樱花的命运：从开放到枯萎只有六七天，在短暂的生命里，樱花无视死亡的存在，极尽声色绽放，然后凄然凋谢。寻求光明的力量有时并不强大，但飞蛾以扑火诀别人世的勇气却足以震撼人心。

奇怪的是，每天早晨和黄昏，我都会想起这些动物。于是，我就提笔写它们的故事。为了表示它们是我的朋友，表示对它们的尊重，我总称“它们”为“他们”。他们的故事，也就成了我笔下的童话。

因为这些故事都是在早晨和黄昏到来时写的，所以我想把它们叫做“早晨和黄昏的童话”，可惜这个名字太长了一点。我想还是称它们为“小巴掌童话”吧，因为这些童话都只有巴掌那么点大。

小朋友们还喜欢这些童话，我想我会再写的，因为我还有许多的早晨和黄昏……

我是在西子湖边，与当·威廉姆斯的黑胶唱片《黄月亮》不期而遇的。那是二十多年前，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在靠近湖边的一条小马路上，见到有一家音像店，便走了进去，我一眼就看见了唱片架上那个戴了顶牛仔帽的满脸胡须的男人。他身着西装，穿了一条牛仔裤，安静地坐在大理石灯柱前，眼神里蕴满温柔。他的身后便是一弯浅黄色的月亮。我不认识这位歌手，但我却相信他唱的一定是我心仪的歌曲。

那时，我家里有一台唱机，回到上海后，我就迫不及待地

飞蛾扑火这一至今仍难解谜底的奇异现象，人们习惯于用来比喻某种自不量力或自取灭亡的愚蠢行为。歌德有首小诗《幸福的渴望》却反其道而行之，将飞蛾塑造成渴求光明、追求“死与变”的真理的使者：“我要赞美那样的生灵，它渴望在火焰中死掉，在爱之夜的清凉里，你被创造，你也创造，当静静的烛火吐放光明，你又被奇异的感觉袭扰，你不愿继续被包裹在那黑暗的阴

夜光杯

黄月亮

简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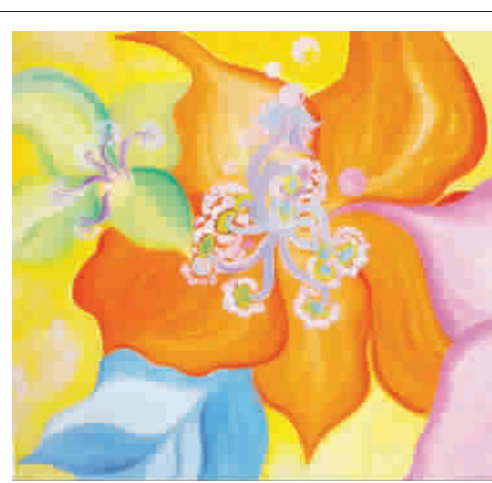
啊。当·威廉姆斯用他大提琴般低沉、柔和的嗓音，咏唱着“满天星空里挂着一弯黄月亮，心想着你是否也在看呢？”没有谁不会被他的温柔所打动。只是，没过多久，那台唱机的唱针坏了，而且再也找不到可以修配的地方了，这张唱片也就束之高阁，直至后来我都忘记了那个牛仔歌手了，他消失在日渐弥漫的雾霾中。



艳阳天

再

事实上，随之而来的，就是让心冰冻，让心成铁的日子了。温柔成了一个笑话。在恶性循环中，人们的心前所未有地变得像铁和石头一般坚硬，硬得足以颠覆全部的善良、同情和敬畏，并以为唯有如此才能使自己免于受到欺辱。心的质地硬冷到如此程度，面对许多东西，当然也就无动于衷了，戾气流布，干戈辄动，援手断扼。有一次，我在长途汽车站候车，那个候车厅很小，没有多少座位，我看见一个妇女抱着她的孩子站在那里，可谁都不愿让座，他们一个比一个更低下头去，玩着手机或电脑。真正是铁石心肠啊。我很想从座位上拉起一个人来，但那妇女幽幽地对我笑了笑，抱着



(油画)

李怡蓉

藏头一律恭贺民立中学百十华诞

胡中行

恭谨何如实力先，贺兰山缺遍烽烟。
民因官戒康乾治，立在破中文景缘。
百载盛名归博雅，十方后学绍前贤。
华灯竟放邀明月，诞日醇醪酌逝川。

哭闹起来的孩子走开了。

那天晚上，聚会后，朋友让他的司机开车送我回家。在一条繁华的路上，我从车窗里看到对面有个拄着拐杖的盲人，他想穿过马路走到这边来，但是，没有一辆车子肯停下来，有的甚至还粗暴地按着喇叭，从他身边飞快地开过；也没有一个路人愿意向盲人伸出手去，扶他穿越车水马龙的街头。那个盲人显得惊慌失措。我想让司机停下车来，帮一帮这位盲人，但我却没敢开口，因为这不是我的车，我先前也不认识这个司机。我也只得硬

着脸掉过脸去。忽然，司机将车停在了路边，只见他打开车门，斜着身子左躲右闪地朝那盲人走去，随后，扶着他穿过了马路。

司机回到车上后，没有跟我说话，只是打开了音响。蓦然间，既陌生又熟悉的歌声飘然而至。这不就是久违了的《黄月亮》吗？我禁不住说道：“怪不你的心肠那么柔软啊！”司机



笑了起来：“你也喜欢当·威廉姆斯？”我说：“是啊，他可是公认的‘温柔的巨人’，都说听他的歌，即使心硬如铁，也会化作一汪柔水。”司机热情地告诉我，去年夏天，已经73岁的当·威廉姆斯推出了自己的第三十张专辑。

回到家里，我打开电脑，去搜寻睽违二十多年的当·威廉姆斯。我又听到了他的歌声，添了些许沧桑，但温柔依旧。这次，我还读到了他说的一段话：“温柔实是一种关切，我认为，在日常生活间，没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和扶持更重要的事了。对我来说，这就是全部。”我翻箱倒柜地找出了那张黑胶唱片，封套上面那弯浅黄色的月亮还高高地挂着。我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听到当·威廉姆斯那唱尽天下温柔的歌声，并在他的歌声中让自己的心重新变得柔软起来，且互相传递温暖。

示，马车远去，桑顿犹凝望那空茫的虚空。

今年是获得七项奥斯卡大奖的经典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上映二十周年。电影根据澳大利亚小说家托马斯·基尼利所著同名传记小说（1982）改编。二十年来，“辛德勒”成为二战期间反对纳粹种族主义，以一己之力拯救他人的正义之士的代称。如“中国辛德勒”，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为奥地利犹太人签发了数千份移民国外的证明；“瑞典辛德勒”，瑞典驻匈牙利外交官拉乌尔·沃伦伯格挽救了数以万计的犹太人的生命。

电影中奥斯卡·辛德勒从一个发战争财的爱物者，变为倾其财富帮助犹太人的爱人者，其转折点是山坡上的一次遥望。1943年3月13日，克拉科夫犹太人聚居区大惨案日，在我们看着他的眼神从旁观漠然，到惊悚痛惜，默默领悟人性是怎样在一个惟利是图者心中渐渐苏醒。当活下来的犹太工人送给辛德勒一枚用金牙打制的指环，注视指环上镌刻的希伯来经文“拯救一个人就是拯救全世界”，辛德勒痛悔没能再多救几个犹太人，目光真切感人。辛德勒完成人性复归的艰难历程，在拯救犹太人的同时拯救了自己。

“沦陷在你的眼眸”是一句歌词，吟咏舍不下放不掉的爱情。借做文章标题，以为“眼眸”之多重“沦陷”是观影的准确描述。

『沦陷在你的眼眸』

赵文心



十日谈

我写童书

儿童文学承载着清澈的童心和高贵的灵魂，请看明日本栏。